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捌） 虛詞札記

陳斯鵬

（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摘 要

本文對《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捌）中闕釋或誤釋的幾個虛詞加以解釋，有助於增進對竹書文意的理解，同時也可為上古漢語語法研究提供參考素材。

關鍵詞：清華簡、虛詞、上古漢語語法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misinterpreted or unaccounted for function words from *Tsinghua Bamboo Manuscript Collections (Volume 8)*. Our research will help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ual meaning of bamboo manuscript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Old Chinese grammar.

Key words: Tsinghua Bamboo Slips, function words, Old Chinese grammar

出土文獻的釋讀，向來偏重於實詞，而於虛詞則較為輕忽。筆者近年於此稍有留心，前曾草一小文，討論《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第柒冊中若干虛詞問題，提交給第三屆「出土文獻與上古漢語研究研討會」¹。今該研討會將舉行第五屆，承蒙邀約，爰續前題，移錄有關《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第捌冊所見虛詞之札記數則，以就教於諸同行師友。

一 隹（惟／維）

《攝命》簡 17-18²：

聶，余辟相隹御事，余厥既異厥心厥德。

整理者以「唯」括注「隹」，無說。按，此「隹」用為並列連詞，猶言與也，及也。其例見西周金文，如土父鐘銘：「降余魯多福無疆，隹康祐純魯。」（《集成》00146）³，又見於《尚書》，今本寫作「惟」，如《禹貢》：「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又《多方》：「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又見於《詩經》，寫作「維」，如《無羊》：「旄維旟矣，室家溱溱。」又《靈臺》：「虞業維樅，賁鼓維鏞。」⁴簡文意謂：余之辟相及御事，余厥棄其異心異德也。此連詞用法之「隹／惟／維」，後世文獻罕見，應屬於較早期的用法。這一點與《攝命》篇文本的形成年代正相吻合，宜揭示之。

二 所

《攝命》簡 27-28：

所弗克戡（識）用朕命朕教，民朋亦則興仇怨汝。

¹ 陳斯鵬：《〈清華大學所藏戰國竹書〉（柒）虛詞札記》，《上古漢語研究》第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6月），頁46-50。

² 本文引簡文及其他出土文獻，儘量用寬式釋文。

³ 崔永東：《兩周金文虛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5月），頁3。

⁴ 參王引之：《經傳釋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頁29；楊樹達：《詞詮》（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11月），頁418。

整理者於「所」字無說。按，此「所」字為假設連詞。先秦文獻多見，如《尚書·牧誓》：「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⁵出土文獻中亦多見其例，如溫縣盟書有云：「所徒敢為紼書于少曲者，所徒敢知為書不之言者，皇君晉公其諦亟視之，亡夷非（彼）氏，俾無有胄後。」（WT1：K2：159）侯馬盟書亦有云：「綰自質（誓）君所：所敢偷出入于趙尼之所，及……，吾君其明亟視之，麻夷非（彼）是（氏）。」（一五六：一九）又云：「所敢不巫覡祝史薦紼繹之于皇君之所，則永亟視之，麻夷非（彼）是（氏）。」（同上）侯馬盟書中這兩個位置上的「所敢」，或作「而敢」，「而」亦是一個假設連詞，猶言「如」也。又或作「而所敢」，則「而所」同義而複合也。

以往所見假設連詞「所」固多出現於這類盟誓的場合，故楊樹達《詞詮》謂「誓詞中用之尤多」，甚是。但至楊伯峻《古漢語虛詞》則斷言：「『所』作假設連詞，只用於誓詞中。」⁶就難免絕對化、片面化了。其實，王引之《經傳釋詞》已舉出過不屬於誓詞的例句，如《左傳》宣公十年：「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應是可靠的。簡文此句為周王訓誡王子之辭，意謂：汝如不謹記行用我之所命所教，則民眾將會興起仇怨於汝。顯然，此處亦並非盟誓的場合。此例可作假設連詞「所」不限用於誓詞的又一確證。【看校補記：劉信芳先生〈清華藏竹書《攝命》章句（五）〉（簡帛網，2019年1月6日）將本簡「所」字譯作「若」，亦視為假設連詞，唯未詳說。】

三 必果

《邦家處位》簡1：

邦家處位，傾昃其天命，抑君臣必果以度。度，君速臣，臣適逆君。

整理者釋「果」為「果決」⁷，揆之文意，似有不合。蓋從下接言「度，君速臣，臣適逆君」云云來看，其主旨應該在於集中強調「度」此一理念，而未見

⁵ 參王引之：《經傳釋詞》，頁93-94；楊樹達：《詞詮》，頁335。

⁶ 楊伯峻：《古漢語虛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2月），頁167。

⁷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11月），頁129注釋〔三〕。

有關「果決」的意涵。劉信芳先生則謂「果」當訓為「成也」⁸，似乎亦不夠順適。玩味「君臣必果以度」一句，蓋言君臣之道必以一定之法度。就語法結構而言，「君臣」為主語，「以度」為謂語，實甚合適。若如劉說，理解成「君臣必成之以度」，反而有點累贅之感。竊謂此「果」字不宜以實義解之，而應該是一個表肯定義之副詞。《廣雅·釋詁一》云：「果，信也。」劉淇《助字辨略》卷三亦云：「果，信也，審也。」古書用例頗多，如《莊子·齊物論》：「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淮南子·道應訓》：「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高誘注：「果，誠也。」簡文「果」字用法類此，可譯為「的確」、「確實」。「必」「果」均為肯定副詞，意義相近，簡文「必果」近義連用，可視為複合副詞，更能加強其肯定的意味。「果」與「必」連用者，古書亦見其例，如《鶡冠子·王鈇》：「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其故，天地局局，奚足以疑。」「果」、「必」不但可同用為肯定副詞，而且還可同用為假設連詞，屬於類同引申。【看校補記：陳偉先生〈清華簡《邦家處位》零釋〉（《中國文字》二〇一九年夏季號，頁85）亦指出本簡「果」是副詞，請讀者參看。】

四 氏（是） 是

《邦家處位》簡 6-7：

上者其上，下者其下，將度以為齒，豈能怨人？其勿氏（是）是難。

整理者云：「氏，讀為『是』，指代以上所言。『其勿氏（是）是難』，即不要以此為難。」⁹說是。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個緊連著的「是」，用字卻不相同。前一「是」顯然是一個指示代詞，用「氏」字記錄。這樣的例子在古文字資料中極為常見，楚簡中尤其普遍¹⁰。而後一「是」，則不用「氏」字，顯然應是有意區別的。過去許多語法學家認為，在這類「N是V」的賓語前置結構中，「是」是一個表複指的指示代詞¹¹。但從簡文看，至少在該篇的著作者或書寫者心目

⁸ 劉信芳：〈清華藏八《邦家處位》章句〉（一），簡帛網，2018年11月23日。

⁹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捌），頁133注釋〔四四〕。

¹⁰ 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3月），頁223。

¹¹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6月），頁359-360。

中，這個「是」與前面那個明確的指示代詞「是」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所以才特別在書寫形式上加以區分。這就提示我們，「N 是 V」中的「是」的語法性質或許可以重新考慮。將這類「是」當作表強調的副詞，似更合理。表強調之「是」，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均非罕見，如《論語·季氏》：「求，無乃爾是過與？」上博簡《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11：「毋乃肥之問也是左乎？」清華簡《子犯子餘》簡 9-10：「猶叔是聞遺老之言，必當語我哉。寧孤是勿能用？」這種用法的「是」又孳乳為「寔」、「實」。簡文「其勿氏（是）是難」，可譯為「切勿真的以此為難」。

當然，表強調之「是」，楚簡中有時也可用「氏」來記錄。如上博簡《曹沫之陣》簡 64：「吾言氏（是）不而如。」¹²清華簡《心是謂中》5-6：「人有天命，其亦有身命，心氏（是）為死，心氏（是）為生。」¹³不過，像上揭《邦家處位》簡文這樣，與代詞「氏（是）」同時出現卻特意區別的現象，仍然不容忽視。

五 是

《天下之道》簡 1-2：

昔天下之守者，民心是守。

整理者云：「民心是守，言唯民心可以守邦。」¹⁴按，此釋似是而非，問題就出在對「民心是守」的語法結構的理解上。其實，這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以「是」字為標誌的賓語前置結構。無論像許多學者那樣，將「是」看作一個複指代詞，還是如上文第四節那樣，將「是」看作一個表強調的副詞，其正確的語義都應該是「守民心」，而不「民心守」。簡文意思非常明確，是說昔時之所謂守天下者，其實守的是民心，而不是守城池險阻之類。相應地，下文接言「攻」，則云：「所謂攻者，乘其民之心，是謂攻。」（簡 3）顯然，在本篇的語境中，民心是攻守的對象，而不是攻守的主語。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戰國文字詁林及資料庫建設」（17ZDA300）的階段性成果。

¹² 陳斯鵬：《〈清華大學所藏戰國竹書〉（柒）虛詞札記》，頁 47。

¹³ 「氏」字原誤釋為「畢（厥）」，參石小力：《清華簡第八輯字詞補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2018 年 11 月 17 日。

¹⁴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捌)，頁 155 注釋〔四〕。